# 本朝分省人物考

# 人物考卷之五十四目錄

## 浙江台州府

石允常　東湖樵夫

夏迪　趙季通

徐善述　鄭華

詹穆　王一寧

陳燧　李匡

范理　林鶚

夏塤　詹崇志

陳選　黃孔昭

謝鐸　龎泮

夏鍭　陳世良

王竒　王啓
秦文　王爌
蔡潮　金賁亨
應昌　原忠
石簡　秦鳴夏
趙天佑　秦鳴雷
陸州　吳時來
王萬祚　趙元銘
王弼　黃綰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四

浙江台州府

陶凱

陶凱字中立號耐久台州府臨海縣人生時有大星墜簷前光燁臥室比成童讀書輒過目成誦爲文下筆動千百言皆據理立論博學強記性遲重不妄言笑既冠夜歸限於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撐小艇泊岸攝衣登舟既渡回顧舟人皆無見者異之一日里中大疫凱探視病者見神入甕器中避之凱命筆封識投棄水中疫卽愈又甞入城晩宿三江病家夜禱倏

祝者過夜分凱曰我代之迺卽誦離騷經聲清越以長病者驚汗浹背而愈儀容步履有嚴有則四方子弟慕其學相從者甚衆父敦孝友苦於不給以其束修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祀如禮其上世墓域有奪於勢家咸贖而表之且他無兄弟惟一妹適仙居懷仁顧氏早卒其子及女撫以成人故鄉黨稱孝友者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爲詩以歌咏之誠意伯靑田劉氏爲之記嘗遊吳興遇相者四明袁廷玉謂之曰公五岳朝挹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待時後十年爲異代臣子顯名其在荆

揚間也至元中以禮經擢科除永豐學諭內醜夷德不受職隱居教授主杭州施允弘家塾及　太祖初起兵聞名訪凱延上座不敢居　太祖曰師座不可坐耶凱曰將軍器宇軒昂襟懷豁達凱閱人誠見所未見者雖侍側且不可矧師位耶相與極談因進取天下之策　太祖曰何謂也凱曰羣雄所據地是實地兵強未可與敵胡元雖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也取之易也　太祖大奇之自後用其策遂至地廣兵強而興焉別間凱囑曰方今百姓愁苦仰在明主將軍請自愛民實重　太祖曰會有重遇日子尚未暁

也戊申歲　太祖定鼎金陵遂遣使奉書幣來徵時凱矢心不仕游學湖海中不應詔　上求之懇切諭來使曰陶凱不應詔可取一族人首級回話由是族人之四遠求得凱見　上補翰林編修與學士宋濂等分科修纂所撰元史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繕寫成一百二十冊又撰洪武廣韻若干卷以進　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洪武三年陞禮部尚書剖符封功臣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據歷代故實討論詳定四夷之未歸附草璽書諭之悉效順獻琛於是法制未備　上命有司各行

鄉飲乃采周官儀禮及唐宋之制參定其儀又以兵亂之後人才荒落命定科舉式行於天下以取賢才百凡禮儀區畫居多四年初設進士二月九日　上命嘉議大夫國子祭酒魏觀爲讀卷官凱之弟陶誼爲爾封官取中式進士吳伯宗等一百三十名而凱實提調得人之盛始此遂刻程文而凱序其首又命撰大明樂章九闋王保保女爲秦王樉妃時妃有外王父喪　上命廷臣議之凱奏大功以下雖凡人亦可成婚況王妃無服　上命中使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發冊禮冬十一月辛酉長至日　上御奉天殿

集羣工于廷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居時尚書黄肅等侍凱請曰　皇帝升中於天國之大典幸際熈明與於執事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戸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凱首唱之以次屬和　上命翰林學士宋濂序諸首十二月凱言漢唐宋時皆有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櫃已呈爲實錄凡諸司領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各置銅櫃藏領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車駕由宣城

至金華紀所歷奉制賦詩一十四首陪祀 太廟▢
駕還朝進賀以詩 上稱善一日召對文華殿賜繡
項間 上色愀然凱請乃得 高后鄭產之由因進
以方晡時喜捷疊至 上大悅賜之金牌篆云免陶
卿之罪又嘗陪祀便殿 上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
象鼻岩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
舟至今壘對蘸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閑伴
白鷗即令人歸刻其詩於水中九靈岩壁以實明問
一日 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伎羣臣觀侍衆
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 上問之凱曰臣惟見逃

船走耳　上遂疑之先是命凱與尚書開濟作天下
民籍易見圖乃定格眼以進固嘗疑其志高矣至此
又疑復夢龍遶于凱所居門遂怏然不樂尋出為湖
廣行省參政於時凱從弟中吉走省告歸凱曰汝可
俟明春二三月數將至矣我其如難何中吉曰何不
謝事南旋凱曰宿緣在此昔嘗避之而不得我骨雖
貴而汗不香死於國事亦不失為忠義鬼逃之奚免
耶會使高麗主客誤用符驗　上坐與知罪遂曰臣
受知于　陛下官高二品壽至七旬死復何憾雖向
有金牌免罪之旨亦不自表也翌日　上傷悼之尋

楚王求其師弗得憤入金水橋下羣臣解衣履下救者及法官以不復奏受死若干員隨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洪武八年三月也葬長潭山下

方克勤

方克勤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却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　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有隱情許詣府自言禁隸卒之追捕引者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

學學凡數百區學子係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
闢田者聽闢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
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
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
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姦歲募轉戍衣于燕時令
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
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克勤曰吾知從民
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郡城壞故事以兵
完築指揮使倚輿援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
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郎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

烏用二千石爲家聞之中書郎日詔罷役先是不雨
克勤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天雨民歡呼
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即省愆
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轟轟聲燭之乃飛蝗蔽
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咎辱小事諭遣之
不留案牘庶獄輵轕日省錄無久淹每秋成即移文
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
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
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
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

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竒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囷峙糧火屢爲災敎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伐燕官吏索糧匆相轇轕于前克勤依序酬决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决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爭

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葦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　上召見奬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壽爲屬吏楊貢所搆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

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濤鴈侑書力却去而于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酣投案大訴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書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 鄭華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判官靖難兵起

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携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 葉兑

葉兑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末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太祖尚

皇帝武事一綱三目策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兌力辭遂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兌言

## 危貞昉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

輸作大江之濵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滐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使其歸養雖死無恨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褻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鄭士利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剩罰告于師去侍其兄游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入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擬欲言之乀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

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曰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

往來之難非朞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令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涕泣數日其兄子

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號上囑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
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
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
相曰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
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
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
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冲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

士一科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末喜李孝光京兆杜本文章故其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為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咲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歎曰一檄而喜所以為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

藝圃一區果蔬著蕷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因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

虔禱不效遂絶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予房之于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院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

英奉詔行至廣德聞　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及泰至寄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未有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氏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後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淡磡上

徐宗實

徐宗實以字行名屋黄巖人洪武壬戌有司以禮敦遣赴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均中時宜　高皇帝深喜得人勅銓曹任司風紀辭居外任授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亟忤　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其至爭除館延致爲賓師多所造就久之詔爲駙馬胡觀師教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向憮然嘆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復爲書貽之

貴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遜謝執弟子禮愈恭略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　高皇帝深嘉之召見獎諭再四德馨日著洪武末任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民當春暴水嚙堤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令有田之家量多寡貧富人出力而饑者得所資屬邑有節婦王氏邵采載其事而旌表未行乃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朝議謂其知大體從之尋以薦超陞兵部右侍郎海州有節婦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

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守夫于笄嫁之初又能剪髮于葬姑之後雖剜目割耳亦無以加自當與卓異同科豈與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被使兩浙以嫉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復起爲尚寶司丞遂上疏乞骸骨許之後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兵明年建文遜位去家屬皆覆沒于京師宗實杜門以終老焉

葉居昇

葉居昇字伯臣浙之臨海人洪武中爲山西平遥訓

導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居昇
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
事難知而爲患大三者積于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
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卽爲書上言三事其略曰分
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巳平矣
民庶思治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
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用刑之際多憑　聖
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平允者多得
罪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
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解今病民之不安奸

邪之不正朝令異革賞罰不准君勞于上臣困于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　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秦晉冏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爲患也疏入　上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詔逮繫刑曹問狀竟死焉

## 鄭恕

鄭恕字本忠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家甚貧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

史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混姪温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有專祠祀恕及二女

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母爲方孝孺姑也原質之學得於方氏洪武戊辰登進士及第第二人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

蘿居士說少年文運屬天台授翰林編修二年庚午父喪詔賜驛舟楮幣遣歸又四年陞太常寺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　文廟登極坐黨詔族其家與其弟原朴等皆死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縣人至正丁酉始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家性資精敏絕倫長者見之皆咄咄嗟異方髫亂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然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

轔子年十五侍父宦游濟上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子遺跡慨然歎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顏閔未可幾其餘豈多讓哉但恨今世無聖人不得依歸耳曹國公李文忠一見奇之待以國士年二十翰林學士宋濂方以文章道德推重海內四方至其門者輻輳洪武八年父克勤嘗詿誤繫京獄孝孺數言於朝廷代父死既而謫戍江浦又上疏乞身代役皆不報克勤自獄中遣孝孺從濂游孝孺持所爲文上謁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嘉賞異謂孝孺曰吾備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

當時之文也顧肯從我游乎即日館置左右日與討論經史為文辭濂歸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凡四年盡得其所學自是文章繼濂而起一時四方耆儒宿俊無不傾心與交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濂壽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可以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濂嘗欲甥之而不果洪武壬戌上用學士吳沉揭樞薦詔徵至京入見陳說多稱旨上問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賜之宴几稍欹必正而後坐　上使人覘之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

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詮選至孝孺獨不
詮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
皇太子素重其才名賜食東宮待以賓友孝孺旣歸
益杜門纂述不出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籍
錄家貲械赴闕下　太祖立命釋之孝孺奉祖母挈
妻子家屬數口還鄉鄉人感歎以爲盛德已而家益
貧窘無以爲資孝孺處之泰然不以爲意嘗臥病絶
糧家人告之則曰開古人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
哉吾猶勝之矣授徒石鏡精舍若將終身二十五年
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敎化謂左右曰令

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明年閏四月攜妻抵任山郡荒僻水土暴惡病瘦瘻者十之五士人鮮少雖五經亦無全者孝孺安之啜菽糲若飫萬鍾者每昧爽升席爲諸生講解文義至暮嘵嘵無惰容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聞其賢以賓禮名見每有所陳論輒虛懷聽納恒日方先生古之賢者也　皇太孫聞其名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名孝孺建文帝立馳驛召還將用爲執政天下莫不以王佐屬望用事者忌之乃止遷翰林博士

再遷侍講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
倚重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孝孺爲
之是時館中徵集四方名士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
大典諸書皆命孝孺總裁官諸儒於所長各互有得失
至孝孺則卓爲一世儒宗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靖
難兵至京駐金川門外宮中悉自焚三十五年六月
十四日孝孺聞之持斬衰服晝夜號哭　太宗即位
欲詔天下問左右誰可草詔者廷臣以孝孺對　上
遣人名之數次不至　上乃使擁之入見孝孺既至
見　上益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

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艮苦又曰先生爲我作詔命左右給以紙筆孝孺大批數字訖擲筆於地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繫之獄初上南下時姚廣孝曰 殿下至京須全方孝孺若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在獄時先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之獄以怵之而孝孺終不屈于是命磔之夷其族孝孺臨終絕命詞一章詞略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狥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識與不識哀之如親戚年四十六復有 旨收其妻鄭

氏使者至其門已經死門人王稌輩收孝孺遺骸瘞
之聚寶山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孺嘗謂道
無事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謂化
民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
深慮十八篇又以篡臣女主夷狄雖有天下不可爲
正統作釋統三篇并周禮考次大易枝辭帝王基命
錄皆發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其一字寶若拱璧
當時皆諱而不傳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
孝孺眞正忠臣宜從寛恤方氏遺族始得赦還留都
與其鄉因特建祠以祀孝孺而諸遺集始行于世

林嘉猷

林嘉猷初名昇寧海人始事同邑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卹者惟嘉猷徒步千里追送贈遺泣涕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與邑人鄭公智友善行六十里至漢中求方孝孺師焉方氏之門四方學者至無虛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相勗以進于聖賢之道曰匡我不及者二子也洪武丙子嘉猷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名至成都薦爲府僚賜名曰良顯建文初辟嘉猷入史館爲編修公智爲監察御史嘉猷累遷按察司僉事燕邸名入

居處最久得其隱情以告孝孺內難平兩人皆坐孝孺姻黨逮至壬午九月被戮

許繼

許繼字士修臨海人自兒時屹有成人之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言暢而旨深一時名流咸嘆賞而士修不自足也玩心天人窮賾探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與天台方孝孺友善相切磋不怠繼甫壯而病病三年而孝孺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比死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云

盧　迴

盧迴浙江仙居人爲人踈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顧折節恭愼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琪

石允常

石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淸潭分巡汝寧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搆允常左

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上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錬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舟中

##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者不知何姓名每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

愕然曰皇帝安往曰燒宫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至萬曆初南京兆尹奏　上詔建祠台城祀遜國死事諸臣遂列主從祀

夏迪

夏迪字庭簡天台縣人生而魁偉性聰明介特事親友弟極其孝愛既長備邑庠弟子員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試戊辰上春官適遇疾弗第入胄監卒所業庚午試政於刑部授溧陽縣丞勤于撫字吏民信服邑遞年丁水澇逋賦數夥其糧里有鬻妻貨子願償所逋猶未能集甚至有喪身亡家者迪閔之乃勸借

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餘石先足官賦次贖其
子女以歸人咸德之明年調福建懷安縣丞蒞政一
如溧陽朝廷以虧免欽騎官員馬匹來徵民無所措
廸有白馬即與輸官一不與較於時理問缺所司知
其廉能委以任之推讞詳密剖決平允略無留滯薦
陞大理左寺副凡遇審決一以至公無不得其平焉
壬午　文皇即位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轉本司郎
中銓選一遵常制舉得其人名達　仁皇試以太極
論褒美有加丙戌拜河南左參政有姤其能者交訐
陰私詔繫獄勘明年春　仁皇憐其無辜請命於行

在宥其罪從隆平侯分理庶務尋授兵部司務越四
日召至文華殿諭以戸部田賦不清用爲浙江司郎
中稽覈清查奉命不數日清理明白尋拜四川左叅
政及辭仍命傳置到任凡繫獄未决者即時推審獄
無淹滞人咸悅服先是所屬土官嘗以進貢道經本
司在官者各饋馬一匹廸至亦如之獨不受衆皆服
其廉時朝廷遣使探辦木植踰越歳時癘氣盛行民
多夭折廸因入覲備知民瘼奏蒙　勅寛免軍民
歡聲如雷庚子丁母憂甲辰夏調江西左叅政　仁
皇即位遣使召至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乙巳夏五

月領詔督常州府稅糧先是本府困於水災廸至令郡守熊觀等勘實徧名鄉之巨室告以陰隲事其發倉擬廩得米六萬餘斛以充濟公私賴以給助羣民得以全活者衆間以稅糧跛扈垷攸細民稅糧踰期逋負廸程督迫切有唐達者託舊僚顧行之子顧賓以賂直抵南京廨宇家人白之于廸即擒顧賓等劾所由送赴北京奏之朝廷知其出於非辜唐達等悉抵罪未幾遘疾丙午二月卒于金臺享年六十有一

趙季通

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由教官舉任吉安永豐知縣

調漳州龍溪寬厚愛民民甚戴之永樂初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上除國子博士陞司業調北京國子
司業簡爲趙王府左長史宣德二年七月卒季通端
厚和平操守堅確雍容詳雅有政事才隨事規益委
曲盡誠於侍講讀必推理以檢諸事多所開悟王甚
禮重　太祖　仁宗皆深知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
良蓋季通爲極選云

徐善述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邃於經學且工爲詩以薦授
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慎士子欽之秩滿陞國子監助

教立簿籍以稽課業因鑒別其人之高下有犯小過而素行不疚者輒進言得免於罰以是諸生多競勸同官侯復性剛急善述婉曲諭之復自是忿戾消沮每遇善述曰我見公輒歡然如飲醇何也因目爲今之黃叔度云　仁宗爲皇太子時簡入宮寮爲左春坊左司直郎每作詩使善述指摘數過乃已多自書賡製以賜之善述亦盡心不懈於文事多所啓沃
仁宗每見聽納陞右贊善以疾卒於官爲人淳厚質實學識端正耿介恬靜不爲阿附　仁宗即位追念輔導之良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

以春秋祭之

鄭華

鄭華臨海人洪武末由貢士任行人謫東平州通判將赴任聞靖難師起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魯穆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幼頴悟夙成風骨峻整舉止異常兒鄉先輩裘魯恭素有藻鑑見而奇之謂其大父曰此兒他日當爲偉器宜善陶之稍長爲邑庠生能自力學攻苦食淡雖隆寒劇暑不少休息毅然以名操自檢大書於座右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自少厲志如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第　勅賜歸於是
屏絕人事益肆力問學諸生多執經受業及召戒行
有司贈鈔萬緡時厚謝之弗受或曰贐之禮常耳曷
深卻之穆曰吾仕方發軔顧未有以及民乃先厲鄉
里可乎聞者歎服嘗覈江北諸衛糧糒及巡兩淮鹽
法監給龍江抽分竹木局薪炭所蒞皆究務而綜理
周密吏不能容奸丁外艱去毀瘠逾禮服除拜福建
道監察御史自持侃侃介然不可奪時　成祖幸北
京　仁宗居春宮留守漢庶人遣諸宦者將校出外
縱為不法莫敢言者乃啓　仁宗深言其患竟戢不

下未幾庶人事敗皆如其言常州巨商屬治問當斬

蘄鄉人居京師胡姓者懷白金二百兩乞減其罪穆

曰汝豈不知我耶使我欲富則不須今日矣卽去無

復及吾門竟寘之法賓客相見惟道寒溫舊故而已

無一言及私者洪熙改元秋滿陞福建僉事理寃滯

繩貪墨擢豪右舉職無所顧避泉州進士李恩義謂

官廣西妻吳少而美色富民林𨽻故與吳中表嘗私

焉欲納之勢不能得也乃謬爲親善令黠僕二人爲

恩義護行至中途吳謀毒恩義及其姪殺之吳歸𨽻

遂納焉李氏族人訴於郡得厚賂反罪告者復訴臬

司臬司亦如郡反罪之積十餘年穆至廉得其情擒
肆與吳一訊輒服卒正其罪漳州民許某家裕無子
以姪爲後旣而妾生子乃更與其姪貲三之一託其
子許死其姪言子實非吾叔出也逐之奄有其貲妾
訴莫爲辯者穆至漳妾携孤伏于馬前言狀乃取孤
別置之召父老問嘗識許某者得數人問曰汝識其
子否皆曰未嘗識也乃于市集諸小兒密以孤子雜
其中令諸父老別之諸父老指曰此兒甚類許其卽
孤子也事遂白引許之姪扑之頓首請罪悉歸其貲
晉江縣有陡閘四所以蓄洩水漑田數千頃民賴之

甚衆爲豪勢專以事利歲旱細民視其稼焦死不能得水羣訴之穆執專利者罪之且械以徇衆民皆驩呼鼓舞瀕海之間每聞穆至善者生色惡者褫氣其爲人畏愛多類此　英宗嗣位大臣薦其治行縣名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贊肅憲紀寬猛適宜人以爲得體奉命捕蝗大名廣平循行阡陌勞來不倦害息民不知擾既而觸炎暑稍感痺疾正統二年六月十日方治事暑疾作昏眩卒于位年五十七　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章敞諭祭仍給舟歸其喪穆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執治不回而恒略細故一介不苟取與寡

嗜欲薄滋味儉約如寒士與人交澹如也旣卒幾無
爲歛公卿聞之咸致弔賻始克襄事又深於經學所
著有葩經或問禮記日抄竹素游思等稿藏于家

王一寧

王一寧仙居人岐嶷英敏過於常兒隨父居京年十
三已能詩　仁廟在春宫聞之名試早過銀河詩立
書七言絶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永樂庚
辰京闈第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在第八奉命蒞
事湖湘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　宣廟求文
士甚切吏部以應名見試表正萬邦論及詩賦等皆

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于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于家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　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食祿視五品同考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命主考應天鄉試取士稱得人明年九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剿苗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措置有方食用不乏遇淫雨公私大困親祈禱雨為立止兵民立石頌之至辰州府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為作興之於是士風大振景泰二年被名還京理部事是

歲冬遷左侍郎景泰三年卒年五十有六方得疾時
詔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賜米物比疾革復如之既
卒復賜賻遂楮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謚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爲營葬域爲人闓敏而
疏達爲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絕可愛孝友忠信
之行尤爲人所稱惜焉

陳　燧

陳燧台州臨海人永樂戊子浙江鄉試己丑會試名
皆第一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郎中盧信事繫獄遘
劇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燧哀之然未嘗歸怨于盧

晩年家益貧然急于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
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人終無
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燧顧其廬敝欲爲葺
治且請令庖人繼肉燧皆峻卻之

李　匡

李匡字存翼黄巖縣人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會試
賜進士第始授太常博士未逾年丁外艱服闋改江
西道監察御史巡歷處德於民者甚衆如在應天財
庫檢沓鈔貫及奏免折蘆柴鈔計萬餘錠皆所以真
國家澤斯民復命未幾巡按北直眞定永平等五府

民間牧養長生牛羊以歲久人民貧累疲敝乞恩得甦民困繼差陝西詳審刑獄辨究獄得生者幾三百人及按治江西時少師楊公其長子稷恃勢暴刻鄉里被訴抑行御史布按覈實臣不畏權勢遂覈其事稷坐重刑是年聞母喪丁憂服將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是時四川播州苗賊作耗委臣帶領官軍撫捕與賊克敵一十五次景泰元年以軍功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領軍勦賊播州未平敘州羿蠻又行寇亂焚刼九縣全蜀騷擾復領勅勦捕時四川地方不寧軍伍數少臣乃召民間壯丁凡九千餘教練操習

雜處部伍匡號令嚴明措置有方屢戰而屢捷羿蠻始息播州餘寇尚未盡滅總督貴州軍務右都御史王來咨請會兵攻取草塘期而進兵至則王來違期匡被圍乃堅守營寨絕旗鼓罷知吏五日一戰而捷蓋由示弱而勝草塘既平適爲轄臣江淵等所阻寢其行天順改元　英宗復賜官帶閑住六年該兵部尚書馬昂等官奏保復前職仍勅巡撫宣府匡精力尤壯志謀益深親歷邊陲增築寨堡復還侵奪屯種斥堠崇密雞犬相聞八年嬰微疾度不可瘵遂陳情乞歸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

范理

范理字道濟天台縣人少頴悟端凝一目輒能記長爲縣學生博書工文譽髦皆自謂弗如甫踰冠中宣德巳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三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宫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既而例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理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號畸零戸者諭之曰世言戸役既佃舊立戸而

免役可乎遂定其等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畜䘏窮賑弱禁奸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講學校正禮俗民心翕然甫七月以卓異聞于朝少保楊溥薦知德安府亦悉如江陵教養之政隨州民四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理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剿賊鄧茂七等理司饋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加賦朝廷嘉其功賜綵幣表裏各二楮幣十丁潘夫人憂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初貴州草創卽驛爲布政司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

改作理奏從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造司數百楹
不擾而就土官無費弗能職者十五六理悉俾襲吏
無敢難常移文以通夷情間抗章以蠲逋稅餉兵春
以糧秋以銀便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艱甚理俾
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値十二貴民旣獲利而川廣
被惠尤溥秩滿擢南京工部侍郞南京創自國初歲
久凡百皆弊葺造鉅費理不欲煩民遡請蘆場之
新葺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之庫舊貯布帛通售
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
是自　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

輒百千間既修巡戰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壽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嘗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卒壽六十四早孤事潘夫人孝處昆弟友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興利爲主故江陵纔七閱月而去之日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返少保楊文定公溥聞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遽得民如此壽以薦有德安之職逮其

去德安去貴州也民祖餞如江陵尤甚德安又勒其
去思碑於府治其爲文章操紙筆立就温厚坦明深
切事理嘗著讀史備志天台要畧皆八卷詩經集解
三卷德安府志丹台稿皆十卷藏于家

林䴔

林䴔字一䴔臺州府太平縣人登景泰辛未進士第
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
鎮江事簡而䴔才長於治劇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
易其地詔如其請在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
又三年即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

侍郎丁憂復除召爲刑部右侍郎始終歷六年再守
太郡二刑曹于南京出入中外卒稱官守其爲御史
時適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
獨持大體略細故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三法
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
薦者意考試官黜落之以沽強直名誣其取士不公
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有私逮挺考訊將中鷃
以法及調所考試卷驗皆如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
辟凡前言事過訐者卒左遷　特召大臣擢其得大
體者知大郡鷃得鎮江　陛辭召見諭以擢用之意

賜食大官兼給鈔爲道里費至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與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作一切鎮之以靜有所華必詳審至再然後行蘇人伏有雅量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鶚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乃言於大臣請按京口牐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牐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蘇學廟像歲多剝落者或久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乃奮然易以木主廟貌改觀廉憲

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巳意出入于法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乃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怪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戸買良家女爲娼過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嘗從容請于大司寇務合於法而後巳故獄經斷者咸稱無寃云

夏塤

夏塤字宗成天台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擢廣東道監

察御史按廣西時首除奸貪息盜賊通錢帛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興華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衆莫敢攖埴卒劾之落其權天順末用薦者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䫉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舍其人舍其親以扞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侈爲燕樂徐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未幾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通夷獠歲多劇寇比至以楊兒捷聞　上寵

賫之益爲盡心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識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道引將逐之損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狠虎其靜也若棄之使不懷疑其動也必驅之使不爲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茂參將請益兵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愼舉錯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度繁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

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阿所好以終負吾心哉及歸杜門養親不復修主客禮以疾卒剛直介潔平生未嘗一詘意於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至鋤強扶弱尤善推鞫得其平詞輒剖露具伏有犯之者雖少賤一以理喻不苛責也事親篤於敬非公署終身未敢南面而坐居常好讀書雖職務塡委不少廢間出爲文章而尤工於詩往往逼唐律所著有說苑要語裨政叢說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奏議集凡數十卷藏于家

曾崇志

曾崇志字懋功天台人父穆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風望重一時爲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邑令贐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 上嘉獎之賜五倫書一帙天順初奉勑齎銀數萬兩給賞邊戍防範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蒙實惠尋命賞京士衣絮其立法之嚴施惠之均與前賞同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闕適待漏闕下駭其事即馳馬與一偏裨格鬬大軍尋亦合而曹就誅矣癸未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偏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

而民咸稱便成化癸巳陞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饑逋賦數萬石爲勸貸以代之輸而賑其貧者溧水民孔姓者武斷於鄉人患苦之有司莫敢攖擒置之法中人主敬怙勢以鹽二萬引懇鬻規重利厲色拒之盖念急於爲民雖舉世所趨不難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丈夫風壬寅九載秩滿加正二品祿仍掌府事明年癸卯終於位壽六十有六訃聞遣官營葬仍命藩司諭祭爲人愷悌詳雅以公廉自持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一介不苟取予尤加意靑衿令學宮櫺星二門猶其所創建云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拜御史成化初上䟽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救羅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事聲威而貪殘吏望風引去至今稱前有韓雄後有陳選廹董學政于南畿一時官吏動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倖者邪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雍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去之曰陳御史選言動循禮規約簡明力變浮華令諸生讀暇則習古禮徧歷郡縣至學宮

默然端坐以身爲教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于矜佩折箠之笞不下于皂輿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爲河南按察使公廉不畏强禦特中官汪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郊迎選俟其至自公署中道而入直詰責之寄疏直專擅罪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 上出疏示之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爲除繇役罷和買辦賑濟辯究獄尤不畏貴倖中官弟逼取寡婦奪還之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爲奸利役戸苦于供需特減去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詭稱蘇門答剌國使

臣市舶利其貨不問特發其僞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子遐言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爲阻抑怨益深乃誣奏它事逮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追贈光祿卿謚恭愍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讀書遇格言即手錄于冊平生言不出口視所當爲者勇於爲之不顧利害言動端莊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客至瓦器蔬食而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輛及之官

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所註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行于世

黃孔昭

黃孔昭字世顯黃巖縣人後其地割爲太平故今爲太平人父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甚著年十四遭職方公與毋夫人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毁骨立既長建寧守賀洨知其賢舉爲松溪訓導不果乃嘆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刻苦力學至忘寢食及入邑學家貧乏資給而

學益力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屯田主事同官有貪汚廢事者與不合以計擠之無所得而孔昭之名因起其人既被黜獨署司舉宿弊盡革尋擢都水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其賢而工官彝宜成化五年特奏改文選命下皆以爲宜九年擢本部郎中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務嘗曰國家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斯可以濟事頃者人皆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以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柔之與論

薦於冢卿用之務使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
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旣
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其正凡在文選者
十五年擢通政司右通政專淸武職貼黃又三年始
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役不息屢假私錢以給材
用歲久多所逋負至則以提舉等司隙地皆爲豪强
侵占奏復之以收其利方漸革諸弊而俄以疾卒年
六十四爲人淸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
以公事之江西雖鄉人之仕其地以尺帛來餽亦郤
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

容見然終不言其人凡親友患難疾病必殫力扶植之尤不妄交游故布政司陳選侍郎謝鐸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一鶚既沒念其子孱弱爲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詔得薦舉異才以常山樊公瑩蘭溪章公懋奏二人蓋素爲賢者士論以爲得人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并赤城詩集校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

謝鐸

謝鐸字鳴治號方石太平縣人少穎敏能韻語將冠遊邑校與少司空黃孔昭友相與砥礪慨然以古人自期天順甲申登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益肆力學問成化己酉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賜銀幣癸巳被　旨校通鑑綱目因指歷代得失為疏數千言以進甲午命讀秘書條上西北備邊事宜略曰河曲一方近失聲援夷狄仗為窟穴夫大河為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延綏榆林至寧夏二千餘里列堡二十有三馬步軍二萬三千有奇老羸半之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

境東自孤山栢林諸堡中自平夷懷遠諸堡西自靖
邊清平諸堡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陽川安邊諸
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七門塞門
山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處朝廷久為搜套之策疑而
未決及此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為東
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三
受降城以極形勢守其不攻者策之上也又曰今用
將帥皆晚唐之債帥也戰没者士卒而名數不聞克
捷者士卒而賞歸權勢尅減之暴辦納之艱怨塞胸
腹得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用乙未秩滿陞

侍講入預經筵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工夫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不能明於治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圖治幾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仙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　純皇帝頗有偏好鐸以此諷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庚子丁內艱再罹外艱壬寅終制謂人曰初心冀祿爲親今無及矣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明年

癸卯吏部輒起堅以病謝閉門讀書暇則偕逸老登眺方岩鴈宕泊如也　孝皇初廷臣交章論薦會修憲廟實錄詔起入朝供事庚戌陞南京國子祭酒以廉節爲教士皆刮滌有以請託自愧者又疏上國學事宜曰擇師儒愼科貢正祀典廣蕺籍復會饌均撥歷其論祀典畧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代瞻仰敎化之原龜山楊時程門高弟實衍延平之派六經之闡足衛吾道而不預從祀臨川郡吳澄生長於宋而顯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夷夏古今大防忘君事虜跡其所爲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無憾

況二人皆大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不可不正壽以
師道難盡疏請致仕不許明年辛亥仲子死先祀無
托遂致仕諸生以狀歷部臺請留且疏留於朝鐸抑
諸生之納粟馬者至是舉則多所抑者家居幾十載
惟讀書求志日不少懈勢利一毫不嬰於懷而薦者
益力戊午會國子缺祭酒 特命陞禮部右侍郎掌
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兩具疏辭疾不允行次越
得疾徑歸以狀投紹興府繳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
求台州府轉奏知府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潘
府言當速起以盡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益

急遂行至京以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
職不許始受命其爲教如在京雍時因地震建言維
持風教事内稱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
願正禮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繫仕途不可
以不清也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風教之濫
冗員不可以不革也願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
風教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願塞捷徑以澄國學
之源大略云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
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
其父列祀廡下有是理哉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

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矣人倫莫大於君臣吳澄親爲宋之遺臣而靦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取哉宜斥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于莽大夫之列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雖稱得人柰何考試等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外簾之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實則關節乙令大臣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以爲主考庶幾前弊稍革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即他日之鬻爵賣官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

以此策獻者往年爲因此輩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者俱各僱人令遂視爲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僱人艱難爲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乞照内府等衙門事例許以年月相應者送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　上從其議又疏請修理退省堂各東西饌堂及監生病故者給與口糧脚力俱允行之連疏乞致仕六館師生上章乞留臺臣吳世忠張芝之吳犇力薦不允癸亥　上命輯通鑑綱目并續編爲纂要鐸論黜陳隋胡元之亂統皆有據任職三載念祖母趙氏守節未白俟滿考請以

本身誥命易爲趙氏旌表凡例死者不旌　上特破格行之仍給誥命既而復疏乞致仕疏凡五上令致仕卒于正德五年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肅性孤介簡直無華飾節操堅厲慎取予有防畛居常坦坦雖庸人孺子得親之及遇事則斷斷一定不可奪志恥溫飽布素蔬食將以終身嘗曰吾無他長惟安分知止而已故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巳奮而決此其出處大節本末甚明夫豈偶中倖致者平生不喜與內侍往來在纂局內侍之勢權者每設食恭禮丐一言不可得見義必

爲先人有遺田若干畝斥供先世祠墓祿食稍羸輒買田代之分給諸弟置家塾資宗族貧葬又買田分諸姪而又創方嵒書院築牛橋開與賙親故婚喪患難之不贍者鄉郡先哲行義著述靡不蒐輯表闡或求其祠墓繕祀之老居田里有以自樂每聞朝政改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未嘗不感慨深嗟而掩袂也於書無不讀其所爲文甚多尤長於詩蓋其精識絕人論議歸於一是所著有桃溪集續眞西山讀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志及文集詩

集論諫錄䕶山集百餘卷

龎泮

龎泮天台人成化中進士歷刑科給事中時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獄泮率同列論捄并下獄直聲大著以徐溥救免仕至廣西布政以疾歸

夏鍭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幼篤學博極墳典成化丁未進士不樂仕進乞放歸弘治辛亥始起赴闕奸人李孜省等亂政鍭上疏乞就近府教吏部尚書王恕惜其

才不與先是庶吉士鄒智應星變詔進士李文祥上
新政疏御史湯鼐劾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給事中
方向劾太監蔣悰激昂標榜推李爲大將湯爲先鋒
直聲振天下文祥方從咸寧丞入兵部至是獄辭連
及智等謫戍殆盡于是䥝抗疏救之曰李文祥鄒智
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
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
人主知此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罪愈輕
名愈鮮而福固歸于人主矣因并論大臣聯衡蔽塞
言路吉等大怒矯詔下錦衣獄鞫治無所得禁錮月

餘釋之復謝病歸家居十年再以强起值火節入寇
京師戒嚴人人爭議靖虜鍭獨以爲虜患雖可憂而
土崩瓦解蕭墻之禍尤有甚者疏陳自台及杭由江
渡淮以至輦下數千里間百姓之流離賦役之煩苦
勢豪之横害與夫官司之不恤民瘼歷叙其饑饉死
亡之狀以達 聖聽且欲以宋太祖燈燕繁華之失
爲戒以眞仁宮掖儉約之德爲師乞移見在之冗費
以助軍需勿取巳困之民財而充妄用語極懇切章
入不省除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内豎違例受詞復
奏奪其權尋以母老乞終養不起嘉靖初詔起用竟

以老辭年八十有三卒父塤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鏌方弱冠即爲詩以盈滿諷之塤欣然解組歸五年而歿矣鏌雅不欲乞恩典計聞命下而襄事已畢官給白金七百僅取以供祭祀餘悉散之貧族囊無留貲及鏌之喪八閱歲而不克葬侍郎新昌吳公乃爲舉其殯云

陳世良

陳世良字崇之臨海縣人成化登丁未進士初授樂安令樂安之俗勇悍成風夙夙㓗於理良至勞心殫思恩以撫之威以震之爬梳櫛剔簿籍一清宿弊盡革

吏畏民懷且留心學校士風聿振政教並懋當道屢
加奬譽時迎養太宜人於官舍宜人見其貌癯勤勩
憂形于色及聞民安其循士頌其廉則躍然喜曰吾
無憂矣及三載考績北上丁內艱去之日民越境攀
號依依不忍舍服闋補南和下車既謁先聖廟集諸
生講畢顧瞻廟學傾圮歎曰是風化之本也命工料
材次第新之嚴諸生教條親講解時考較以勗其成
設社學十有七以訓編戶子弟表唐賢相宋廣平里
以勵士風由是邑人向學弦誦之聲達四境邑之小
戶村田數百頃近下每爲流潦所沒築堤障之堤之

上植雜樹以固其基澄水經河頭郭公鑿渠三十餘里引以溉田遇澇則洩而歸之河旱澇有備民受其賜措置預備倉糧以萬計饑窘有所倚賴先時牧馬場歲徵租銀千五百餘兩不分地之肥瘠而槩徵之小民告病艮上其事當道奏聞於朝因得隨地量徵減去舊額之半雖鄰封亦沾其惠且懲奸頑撫良善時賦斂均徭役窮獨無所歸者有養婚嫁斂葬不能舉者有助由是邑民逋逃復業者數百家四方流民歸之者又千餘家戴之若父母然其他修城池置門關舖舍以防民患均集場以便民利一權量度衡以

立民信細大之務畢舉皆鑿鑿可紀當道者交章薦
舉甫三載而徵召之命下及爲御史正色立朝彈糾
不畏強禦初巡三關犬戎震服暨按南畿激揚有道
風采凜然時逆瑾干政竄逐忠良獨抗疏言之爲瑾
所忌正德二年尋遷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未幾中以
事罰贖米三百餘石至轉貸於人衆皆吊之少不爲
意五年瑾敗　上勅廷臣起諸被瑾抑者首擢爲大
理少卿六年拜右僉都御史兼管操江憲度振肅時
倚爲重適流賊猖獗悉心防禦朝夕申明號令刻期
督戰所至克捷屢疏乞休口不言功得請即飄然東

歸既歸卽村門却掃惟與賓舊徜徉湖山之間若將終身焉正德十三年起應天府尹未任己卯九月三日卒所著有青嶼稿奏議等書藏之家

## 王奇

王奇字世英天台人士大夫號爲古行初爲諸生穎敏絕人治尚書兼通易詩二經凡數十萬言皆成誦且兼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或曰有異傳焉然自得爲多提學張先生和試其文奇之再舉不利以友寃白有司至于[illegible]丑亢提學張先生悅謂非規也黜之同事數人皆[illegible][illegible]所以復奇獨落落鄉里者有數年成化

壬辰其友潘提學禎以進士起復上京師謂奇曰子
盍遠遊乎天下之大豈無知子者至京師董司寇昱
館於鄞縣里第爲從子師久之欲妻以姪曰非吾偶
也辭焉有薦爲恭順侯教讀者或毀之冢宰尹公及
見言無卑辭悵然而歸遂漫遊金陵三原公在兵部
方爲權貴所尼屬奇筮之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
銓衡乎已而果然時奇在京師或勸謁之奇曰今吾
不可謁矣乃復之金陵既而又之京師居數年之江
西之河南之山西之兩淮晩而東歸徘徊吳越之間
者凡十年雖以術游然惟神而明之之義不敢自怠

於修凡語人又必附子服惠伯之說故縉紳先生以儒者待之其在金陵吏部官欲黜二御史而問其命奇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曰五為囹圄賊入矣其為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於奇奇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郎欲斂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旣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在淮安

屈總漕直閤張冢宰綵之命俾爲書寄之奇曰是固大顯然今將敗矣吾不敢爲書也是歲秋游歡谷山中仰見玄象嘆曰客星主急變柰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數事其尤異者奇孝友天至有所得歸付其弟以養母母年九十餘奇爲兒態悅之有嘉果必袖以奉然介甚苟非義雖千金不顧即受於知已亦惟足用而已聞人之善亟稱於人其有不善面詈之至不能容陳知縣袞舉鄉飲大賓再拜請辭之曰無瑕者可以與此吾豈不自知哉此皆所謂古行者

## 王啓

王啓字景昭黃巖縣人年十六知縣歙人鄭君逵見其氣貌不類凡兒問曰爾誰家子乃以祖父對又問知讀書乎應曰知遂面試之亟加歎賞後三年領鄉薦連登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畢出授霍丘知縣勤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訟不息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益敦教導重農事緩催科鋤強梗霍邑至今思之弘治間召選南道監察御史盡職敢言嘗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宜置國法及言

守備内官畫讓不法人皆偉之考滿陞江西按察司
僉事詰奸滌寃旣訟者服未訟者畏修白鹿洞濂溪
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毁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
讀書閒有所見則隨手筆記所著有正蒙直解周易
傳疏周禮疏義及編古文類選大學稽古衍義等書
戊辰陞本司副使擬改山東提學不果先是以他事
觸怒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御
史提問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事罰米二百石
待命未報會赦免久客梧州著邇言等書比瑾敗乃
復爲四川蓬州知州鎭撫兩廣都御史林公論薦陞

南雄府知府履任半載丁母憂在途聞陞貴州左叅政還家守制服滿陞山東按察使明年陞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濠私貢新茶新笋數事時寧濠威虐方熾人皆難之尋丁父憂服滿陞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陞俸一級辛巳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地雜華夷輯綏有方人賴以安又著撫滇翊華錄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王氏族譜義蜂記等書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田園閉戶讀書足跡不至公府重修會通記及元鑑年統詩文稿尚多未經彙輯居閒者八年偶因喪子之

戚得羸疾華猶衣巾坐正寢湛然而逝氣貌魁偉虬
髯星目心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真率無防畛亦
不肯隨俗作好惡低昂以亂賢否是非及免官家居
未嘗懟怨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無富貴相衣
服飲食麄糲如常人卓然有前輩風

秦文

秦文字從簡號蘭軒臨海人弘治壬子以毛詩中鄉
試第一癸丑聯登進士第觀政二年授南京行人司
行人三年轉司副四方從游之士戶外屨恒滿既滿
考得歸省尋丁父艱服闋遷刑部郎中時逆瑾之亂

羅織京朝官刑曹易深尤甚文以身殉法不少貸讞
獄精明老吏皆自以爲不及瑾竟不能害未幾遷貴
州提學副使貴州學政頗簡類兼清戎糧餉等務文
於養士外又多區畫方略軍民便之踰年以母憂歸
服闋改陝西仍督學政文之兩爲提學也以身爲教
親爲講解大要以抑奔競黜浮薄爲先兩地士習爲
之丕變初未拜貴州楊冢宰欲以江西唱之要之來
見竟不從自陝入覲嬖倖錢寧孫安廖鵬各以其故
來覘輒謝不見後亦不能害之在陝二年遷河南布
政使司左參政抵任覩河洛居民蕭條甚而　武宗

巡游調度日急慨然告病以歸撫按知不能奪以聞于朝有詔嘉其恬退許之于是年五十有六矣後先歷官三十年而一介不苟持之益嚴嘉靖己丑卒年六十有七

## 王爌

王爌字存約黃巖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毎遇郊祭衆率宿食郊殿爌病其褻獨宿於館次日衆被逮爌獨免人謂其筮仕輒卓立如此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搢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

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犢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辟　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遥旨快私臆犢持疏請停刑還　駕謀乃寢其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　旨謫惠州府推官攝府事積羨累千金悉委不取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以科道會薦復刑科都給事中尋擢太僕寺少卿改太常擢應天府尹府賦徭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累貧者犢爲革冗役節冗費夙弊悉清他

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蘇
流亾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
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而爌之頌聲滿京輦矣丙
戌陞南京刑部侍郎以母春秋高疏乞終養詞引李
密事甚哀荷　俞旨回籍則太夫人疾劇不食五日
矣聞爌歸喜甚尋就康衆謂其孝感所致三年母壽
九十五而終起復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
初生嬰兒剉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
脫竟按罪論死畿民稱快六載考績渡江大風覆舟
浮沉百餘里會海山採薪舟回以巨斧破舟底出之

時億甚有司請就行臺爌曰我去則舟中人誰與出之乃盡出之而後去其年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爌曰中人行禮柰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隅坐爌獨據正席且贄惟一帑夏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爌仕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利鈍處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于金陵士民建生祠祀之于聚寶山側

蔡潮

蔡潮號霞山臨海人弘治辛酉鄉魁乙丑會魁改翰林庶吉士丁卯拜兵科給事中明年戊辰分考禮闈所拔多名士在諫垣慷慨敢言中外想望風采適逆瑾當事建議閱驗天下府庫虛實遣言官中貴人雜出意在擊搏漁利海內騷動潮奉推擇當詣閩務惜元氣存大體同事者始若落落終翕然服從閩人莫不歸德至于今稱焉庚午轉右給事中辛未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奉璽書督學湖湘至則著條教揭學則先行後文力振士習校閱精嚴弗爽毫髮湖湘人士

隨才造就聞風者莫不興起乙亥轉貴州右叅議貴西南荒徼蠻獠叢聚兵革相尋淸平苗寇據香爐山以叛勢搖全省淵至盜益猖獗圍城數重乃殫慮經略誓死以守間道轉餉士皆奮勇先登竟賴蕩平自鎮遠距省城凡七程重岡複嶺崎嶇嶮絕旅行數十里無所依止爲十里創亭翼然相望會奉天殿災詔市木川貴間勞勩居多被白金文綺之賜壬申轉福建右叅政奉璽書督儲至則躬犯炎氷徧歷諸郡運方略靖海寇嚴徵令給軍儲泉漳兵民樹大事碑通衢標表功德其在他郡相地險隘輒爲梁涂敎以亭

宇大者剔萬里林闢鹽田谿設北嶺飛鸞雲嶺一旦
薈蔚悉屏化爲康莊丁亥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
陽故有橋名朝天跨交溪悍流齧于火民以舟濟
艱危公私爲病因板號遮留願復舊觀弭節數月捐
俸爲倡聞者爭先樂助即日掄工備授成算視舊倍
加完美垂成而後行蒞汴凡注措悉務寬平幕僚有
死者貧不能歸傾月俸助之兩河盜賊充斥下令郡
縣道周悉種植榆柳諸木縱橫各以行列不惟賊騎
難於出沒且薪蒸亦資民用汴人至今賴焉未幾具
疏乞休因移書一二知舊戒齋奏者必得請乃返既

歸徜徉山水陶寫吟咏適然樂以終日性踈于殖財施人則不知倦親戚故舊以匱乏告者靡弗賙之死不能葬者輒追助之道路津要故無梁者剏之圮壞者葺之其不梁者舟之舟敝者新之其尤難爲力者如平大惡灘建卲家渡橋移三江埠疏東泉二井貽之永利殫心悉謀必濟而後已他如割居宅以闢通衢脱帶金以甃道礱廣布方藥以康疾病凡可以利物濟人者爲之畧無勉強盖自懸車以來餘二十年猶一日也歲中每值旱澇輒率鄉耆詣神祠祈禱靡不應驗己酉夏旱尤甚爲齋素出禱于外冒暑致疾

醫藥罔效遂考終正寢壽止八十有三是夕烈風震雷轟然旋繞所居屋上人咸以爲異焉

金賁亨

金賁亨字汝白臨海人以弘治進士歷官江西提學副使爲人清粹醇夷剛介端毅得于天稟既知學問大指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横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曰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盖踐履既篤德性堅定矣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書

反覆潛玩乃知工夫過苦責效太迫反入于銳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於是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洒然冰解凍釋處超然有解以是居官行政大抵主于崇禮教敦俗尚端蒙養維世淑俗之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修釋奠新樂舞序大僚之目祀鄉賢者黜無行士之貪緣援例者在闡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乃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詮次其人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

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有若春風之發物如延平之氷壺秋月瑩徹無瑕如晦庵之心度澄瑩無渣滓特爲表章叅驗考證源流灼有明徵在江右優選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由究鵞湖異同之旨所以開發成就者極其懇惻居家則百行純備鉅纖不苟爲後學之所宗仰不異于泰山喬嶽之在望也有學易記道南錄學庸議臨海縣志行于世享年八十有六

應　昌

應昌字克盛仙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窣而孤鞠于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即務爲躬行出從事藩司臨手奉公不以私自汚走京師自母苦節得表閭會日者言母壽當盡即斷酒肉徒步走抵徐血趾而登舟欲急歸省比抵台聞母恙無恙而兄病疫劇盡夜走山谷穿虎豹羣以歸日夜檢藥物兄愈而後即安仕爲分宜尉俸入雖薄盡移以養母及遺孤姪自奉敝衣糲飯晏如也蒞官勤敏介毅袁四邑丞簿尉自入國朝百五十年惟昌列祀名宦中已謝事歸養至徐聞母訃不食者五日比葬廬於墓得痱病衆舁之以

還終齋苦塊時年六十餘矣遇二親忌輒號泣不食者竟日及八十家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窘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誨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儒發身遺若等也幸得仕當忠君體國法古人年八十四而終

原忠

原忠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山中講學授徒養親者十餘年　世宗

入繼統召還授翰林編修尋以直諫杖闕下罷官

## 石　簡

石簡字廉伯寧海人登嘉靖癸未進士授江西餘干知縣政洽化行吏民懷之嘉靖七年陞南京武選司郎中時值考選殫力奉公黜陟允當考績之京不謁見權要陞刑部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中嘉靖十一年陞廣東高州府知府高州當猺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戴之如父母嘉靖十四年調安慶府歸途遇盜囊橐一空及盜獲止供有服飾件餘無他物士論歎服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

苦之為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梓為定式迄今不廢去之日民至留衣立石特祠祀焉十七年陞雲南兵備副使壤接安南民苦山賊荼毒且險阻勢難征勦設計生擒二百餘人斬首不計其數地方以寧時有指揮犯罪將懷賂為餽先以單目途中投遞即重責寘于法貨物悉追入庫當道聞而稱之嘉靖二十年陞雲南右叅政二十二年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卓異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勦弗克撫按以簡威望檄委招撫遂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皆投順當道方將薦揚適抱病

乞致仕歸嘉靖二十八年薦補山東左布政使適征
勦北虜庫有餘銀三千餘兩悉資兵餉嘉靖二十九
年陞巡撫雲南都御史而沒平生忠信剛介正大光
明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回故涖職
精明政蹟炳炳而德澤之感人也深所得俸餘悉賙
親族囊無私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
斂入仕三十年竟以貧終其身在本縣則列序鄉賢
在治地則崇祀于名宦焉

秦鳴夏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崖臨海人僉事公婁包宜人嘗

夢仙妃懷數棋子遺之於是連舉三子其長刑部員
外郎鳴春其季則翰林修撰鳴雷而鳴夏其次也僉
事公按察福建時年纔十歲已能日記數千言且善
屬文文多敏思僉事公故不樂仕解官去行次崇安
發病卒以童稚扶櫬執禮如成人伯父參政公奇之
曰吾弟不死矣授以家學不煩而成嘉靖辛卯舉鄉
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是年選擇皆出　上
意教習去留視諸科爲特嚴鳴夏質旣高爽而文故
俊逸不喜道故常語至是感激殊遇益自刻礪務爲
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編修乙未會試爲同考

試官丙申奉命冊立魯王戊戌廷試進士爲受卷官
扈從謁山陵應制撰　太上神冊表巳亥春　哀冲
皇太子立簡用輔導諸臣　上意屬素所選擇者於
是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修撰庚子補經筵官同
修大明會典諸書是時同拜者三十餘人獨壬辰科
稱最盛而鳴夏在衆中魁偉長髯隆準而白皙尤爲
人所注目辛丑再奉命冊立周王明年以校正五經
四書性理諸書例賜白金文綺癸卯主順天鄉試同
官不檢言者力擊以去獨鳴夏所取士一一稱當絕
無嫌疑明年會試故宰相子兩人同舉進士其試文

若宿構然或疑有他久之衆口漸騰爲給事中所論
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而兩人鄉試故鳴夏所取
士於是并置獄問獄釋罷秩還里氣素豪邁重以嚴
整自飾不忍墮行輩後每念順天在輦轂下門客遊
士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命主試勤勤防察密若
禦寇而竟以詿誤見廢心跡不自囿已不能無少邑
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糜潰
日夕盼盼不休未幾讞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守攻
之勢乃更慨然懷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是撫按
亦皆交薦其才以爲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視師北

歸復以名聞新命下詔以原官起用道至彭城疽發于背卒距其生年僅五十

趙天佑

趙天佑字世胤號方厓台之太平人舉嘉靖乙未進士爲鳳陽推官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刑部尚書歲乙丑以留都之績上曰某親老矣願得致其仕歸奉一日之養得予告後三年戊辰用臺諫薦詔徵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佐爲人能

介然自守而濟以明敏博大其始爲推官則有聲僞
御史按貴州宣慰萬銓所爲多不法械其黨指揮張
仁李木斃諸獄將遂按銓巡撫劉某納銓賕使之授
甲而爲移文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釁以脅之天佑
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
遂命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撼即以其日因服出就
理貴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鄰
也檄界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勦之二省以寧比
還條八事曰興學校設哨堡禁侵漁杜騷擾省刑罰
備邊儲均徭役厚流民詔下貴州編諸令甲在臺中

疏薦前都御史浚川王公才節可用且曰明君用才譬則大匠之用木大匠不以寸朽廢合抱之才明君不以一眚遺濟世之器詔復以王公爲都御史已又論時宰不當以所好用私人爲侍郎奉命勘伊庶人分宜意欲寬之至則盡發庶人所爲僭擬及事之與祖訓違者分宜怒甚明年出之掌南臺及分宜敗而庶人始伏法在南京刑部㢘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某故富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獨毅然出之劾兵馬胡光彌褫其官內請勑吏部歲一考察諸兵馬以儆貪者閹人馬廣坐當斬或以巨璫意丐以緩

死竟奏棄市有冤獄逮繫數年嘆曰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冤不爲白乎遂以疑讞其在告晨夕侍親側竟四年足跡不入城府暇輒讀書如儒生創大宗小宗祠數賙其族之貧者至節衣縮食不少靳鄉先生林恭肅公歿若干年爲請於朝賜葬謚生平大節其卓然可紀者如此

秦鳴雷

秦鳴雷字子豫號華峰臨海人生彌月而失母甫五齡而父僉憲公禮歿時世父大叅公文無子其配楊夫人子之未幾大叅亦歿家益落屢試弗售時從兄

鳴春爲司寇郎鳴夏爲青宮中允楊夫人每舉以相勗益鬱鬱不得志至嘉靖癸卯領鄉薦明年遂成進士第一人授修撰無何楊夫人卒守制服闋仍前職丁巳以九載滿陞左春坊諭德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陞禮部右侍郎時長陵神道橋圮巨璫請改建計費十萬餘金中多謀自潤閣臣以陵寢大事未敢可否第擬旨禮工二部相度舉工大司空引物料工匠爲巳任而以經始屬之則急率衆量基而潛授指于擇日臺官明日臺官報曰年月不利興造須二三年後乃可舉璫喪氣失色無可誰何而事以暫寢丙寅

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總校永樂大典尋教習庶吉士會有浮言亟疏求去辛未起南京禮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復上疏乞休優游家食游覽山川凡吳越之奇勝處無不窮探徧歷者癸巳春命駕武林與冢宰張公遊勝西湖歷夏猶強健能飛觴爲卜夜歡未幾稍作寒熱遂致彌留享年亦七十有六矣

陸州

陸州字汝行寧海人嘉靖甲辰進士爲人貌侵弱不能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爲即賁育不可奪嘗以南昌教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

史多屬之簾外州倅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
與御史俱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
繆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即爲轉
易二卷同校者懔懔咸服其持正已遷刑部郎出守
常德會鼎建三殿湖北木運孔棘部使秉勢爲奸利
民間騷然州至爲調停差撥以陰折其非一時屬路
賴以按堵先是榮藩嘗請郭西濱江地租而併稅艫
筏之泊埠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或闌及經行艫筏
商人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官惴惴憚州
自是相戒斂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築土堤捍之

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崖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貲斸畚金爲長堤百五十步高四仞廣半之潦至始不爲災縣官以賦則混淆徵斂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强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鈐發里甲歲令沿戶挨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自註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歲亡論豐歉穀一入亟圖貿商金以償官逋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臾縣官願留穀防饑便毋令販而出境州嘆曰此豈爲居積豪地乎

無金無賦無商無金柰何坐自窘束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歡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爲烜爀可異之政惟務約已愛民他如均傳費奬士類歷賑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尋擢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于城北又一二年丁内艱卒于家訃聞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慟哭祠下如喪考妣云

## 吳時來

吳時來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授松江府司理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内境時郡守方臥疾奉巡

臺檄屬之城守則急練兵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
逼甚士女趨保于城以萬計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
予賊而抱空城爲守幾何悉縱之入又城隘民衆壅
汚蒸涤大疫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因其歸舟以穢
滯出之客兵獷悍剽掠不異寇爲好語結其長日率
之以徇于郊刁斗相屬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終
事無敢犯者總臣張公移鎭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綵
竟鞭之數十張怒讓之徐對曰公用兵安民也忍庇
兵殃民乎張愧而止明年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
南隅數丈急撤屋數楹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

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捍修城者平明柵畢三月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昔所識也賊攻之不能下棄而北走城卒賴以完徵拜刑科給事時分宜盜權父子納賄極疏其奸狀以聞遣戍嶺表隆慶建元詔起行間洊晉南臺都御史

王萬祚

王萬祚字君錫號二固臨海人生而色黧體貌樸古氣骨稜厲爲諸生時治經術有聲尤長于詩修身潔行若而年睹其面者僉以興日鐵面柱史期之萬曆乙未釋褐筮仕太平當塗令甫至先問大姓主名爲

邑積患者得若干人悉法治之諸豪有力爲之屏息
至華羨耗以防積猾之侵漁嚴保甲以杜濵江之竊
發諸所擘畫迄于今爲當塗永賴服闋補河南汝陽
敷政肅法令門以內氷清門以外春盎亦若令當塗
時汝陽重災單車問民疾苦爲請命兩臺盡緩得已
額征一切起運難緩者尤悉心調停慰撫民咸感激
勇於公賦怯於私鬬中州簿訪徒黨甚盛廉訪其實
不少寬假于是習姦者如距斯脫矣用治廉平不苛
以異等授南京福建道御史所至風節矯矯彈劾不
避時貴痛斥自設藩籬每疏上南北爭傳疏至疊疊

百千言而忠憤肝膽猶若有未盡吐何骯髒甚也巡城城治姦人至引避相戒謂勿犯鐵面王領差下江一奉璽考從事先訪治巨室豪門得一二摯不遲者懲以法綽有埋輪風采云至犯而纖猥者直罰不問江表益用澄清差甫報竣而竟逝矣惜哉未究其大用也學使者素欽風節旋舉俎豆邑庠子子一人奉祀青衿所著有留都疏草及詩樹瓢鳴行于世

## 趙元銘

趙元銘字廷時別號白雲台之太平人少讀書務踐履不事章句孝弟婣睦之行一一無可愧而尤嚴閨門

之別接人恭慎雖待臧獲亦無惰容少膺家難未娶及長定婚盤峰汪氏父卒衆欲狥俗借婚元銘不可迄三十二始娶焉初寓武林館人女侍其姿潛奔郎拂衣起去之樂清蔡知縣家富於貲初議以女妻伯兄未問名兄卒欲以銘諧禮謝不可戸充糧長每至輸戸家郎饔飧持以自隨嘗以廣盈二倉輸米五十石倉官旣與之串又誤以串遺郎持還之鄉人親戚貧乏輒賙之死則爲助殯葬兒女孤貧爲之婚嫁假貸不計其息凶年則焚券以寬之晚而家落亦不知倦被強暴侵辱不介意一日行海濵遇醉人欲擠之

水旁觀者不平欲撻之銘顧笑曰此人變常矣不宜與較至夜其人嘔血死汪氏先卒墓上植松數被惡鄰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繩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婢詢是良家子即擇配嫁之其鄉居民有先世佃僕令以富強故相凌犯銘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邑大夫特加禮重歎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謂羣鳥之鳳衆獸之麟矣袁道丁隆皆躬拜其門平居手不釋卷雖隆寒盛暑衣巾未嘗去偶夜半思所讀書中意旨輒起持書坐逮曉或有所得以至忘食人皆以銘言行無愧

古人故以趙古人稱之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我死矣昔我年三十時於黃堂祖源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手語曰子有仙風道骨復期與會回首老人不見逾十年果會又期紫微山復會我昨曾夢紫微山得非數之終乎言畢而逝

## 王弼

王弼字存敬黃巖人仕為溧水令溧巨猾席勢為武斷吏莫能誰何逮獄論死溧有湖可田督民堤其旁田之中貴人視馬歲有賂弼不賂也入為刑部主事累興化知府興化多豪郡稱難治弼至太息曰是故

秉禮之鄉何謂難乎律身端潔布令信節制度嚴祀典厚科貢郡孝節必樹閒表門郡人劉閔以節孝聞弼親詣其廬訪焉閔至庭則設賓榻尊禮之行飲射一宗古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惰容俗婚禮過侈而佚蕩往往以賭博破家弼設牌書勸戒文懸之使開喻弗變者乃懲卒徒下鄉攝人故爲暴弼爲立期日定限授訟者自付之聽就理後期者有笞民得無擾賦稅均徭自以品式處分吏獨受成案苞苴盡絕俗喜爲吏胥至托請冀必得之弼俟藩司名牒下乃覆上頹風大沮部使者更騷法非便弼譬止不聽則疏

復其舊養濟院居河水上游患大風者相屬汙水行城中闔城病之弼擇邑厲壇之右立屋圍井廁特敞以請遷之焚故屋平其地諸學校壇宇公廨陂池道路若祠廟在祀典者畢飾漏澤園隘別增之費盡出餘積一不以煩民始公牘叢委弼指揮立辦其後旦日視事比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讀書竟日而已宿弊盡汰獄訟盡止盜賊屛息治理爲天下第一莆人以爲百十年郡守未有也會病作民爭走禱沒羣聚哭盡哀立祠祀之請衣冠葬焉

黃縮

黃綰字宗賢台州府太平縣人尚書文毅公曜孫也爲童子卽勵志聖賢之學以廕補後軍都督府都事文成自廬陵入覲來見語學文成喜曰此學久絕君何所聞曰雖粗有志實未有聞文成曰人惟患無志何患無聞訂與終身共學宗賢聆其言如渴得飲無弗入也後二十年聞文成致良知之旨大歎服執贄稱門人